

1632 年，我出生于约克城^①一个体面的上流社会家庭。我们不是本地人，父亲来自德国不来梅市^②。他移居英国后，先是住在霍尔城^③，经商发家后就收了生意，定居到约克城，并在那儿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滨孙，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随着母亲的姓氏，我便取名为鲁滨孙·克罗茨尼^④。但因英语语音的缘故，英国人发不准“克罗茨尼”这个德国姓，走音变成了“克罗索”^⑤，以致后来连我们自己也这么称呼这么书写了。所以，我的朋友们也都叫我克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曾是英国驻佛兰德^⑥步兵团中的中尉，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该部队。后来哥哥与西班牙人作战，在敦刻尔克^⑦附近不幸阵亡。至于二哥的下落，至今我仍是一无所知，正如后来我父母也全然不知我的下落一样。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父母亲从没有让我学过什么生意。从小我就爱胡思乱想，一心期望周游世界。父亲为人十分古板传统，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除了必要的家庭教育外，还让我去免费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一心一意筹划着将来让我研习法律。但除了航海，任何事情于我都了无生趣，提不起兴致。对航海的执著与坚持，不仅使我违背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使我对母亲及一千朋友的忠告和劝说充耳不闻。我这种固执乖戾一意孤行的脾气秉性，仿佛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

父亲睿智聪明，为人慎重严肃，充分预见到我那梦想必然会招致不幸，

① 英国的大城市，位于英格兰北部。

② 德国港口城市，位于德国北部。

③ 英国港口城市，位于英格兰东部。

④ 即 Robinson Kreutznaer。

⑤ 即 Crusoe。

⑥ 欧洲旧时地名，这一地区在今比利时北部和荷兰南部。

⑦ 法国沿海城市，位于法国北部，曾隶属佛兰德。1655 年，英国步兵在此大胜西班牙人。

故而给了我许多严厉精辟、苦口婆心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父亲备受风湿病痛的折磨而行动不便），异常温和慈祥地劝说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满足我想在海外瞎闯的念头、天性喜好游荡的癖好外，我还有什么理由离弃家庭、背井离乡呢。在家里，我依靠家人的帮助，经人引荐，再加上自己的实干和勤奋，定有光明的前途，不愁过上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他告诉我，那些到海外去冒险创业，或是想借此出人头地的人，不是穷途末路身无分文，便是野心勃勃妄图暴富。以我的社会地位而言，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是高不成低不就，我居于二者之间，即所谓的中间阶层。以父亲长期的社会体验判断，这恰是世界上最理想的阶层，最能予人以幸福。它既不同于体力劳动者那样纵然吃苦受累仍是衣食无着，也不像上层阔人那样因骄奢淫逸、野心猜忌和相互算计而弄得心力交瘁。他告诉我，只需通过如下事实，我就可以判断出中间地位的生活确实是幸福无比的，这就是，所有的人都羡慕这种生活：帝王们常常感叹其高贵出身伴随而来的不幸与束缚，恨不得自己生于贵贱之间。众多明智之人也把中间地位看做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他们时常向神祈祷，希望自己既不贫穷，也不要过于富有^①。

父亲要我仔细斟酌，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人都多灾多难、命运起伏、祸福难料，而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也不会像前两种人那样大起大落、瞬息万变。不仅如此，中间阶层的人既不必像上层贵族那样因生活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而身心俱疲，也不会像下层穷人那样为了温饱而终日操劳、憔悴不堪。唯有中间阶层的人们才最有机会最有福气享受生活中的一切美德和欢乐，平和与富裕是中产阶层的随身之宝。他又说，遇事冷静，中庸克己，温和谦逊，安宁健康，娱乐交友，以及种种称心如意的志趣，所有这些福分都属于中间阶层的人们。中间阶层的人们可以平稳安闲、怡然自得地过日子，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劳作或为窘境所迫，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使得身心俱疲，得不到片刻安宁；也不必为成名发财的欲望所困扰。中间阶层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愉快的生活，尽情地品尝生活的甜美，并且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他诚挚认真而又和蔼慈祥地劝我不要小孩子气，陷入一些无论从事理来说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来说都可避免的困窘之中，自讨苦吃。他说我没必要为生计操劳，他将尽其全力帮助我过上他所建议的那种中间阶

① 出自《圣经·旧约·箴言》第三十节第八句。

层的生活。如果我将来生活得不够幸福快乐，那完全是我的天命所定或是我自己的过错所致。因为他早在得知我这自讨苦吃的打算之后就告诫过我，他责任已尽。总而言之，如果我听他的话，留在家中，他一定全力帮助我。他绝不同意我离家航海，如果将来我不听劝告而遭遇不幸，那就不要怪他。最后，他说，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吸取教训。当初他也曾同样诚恳地几次三番地规劝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大哥置若罔闻。当时大哥年轻气盛，一意孤行，决意投身军旅，以致最后枉送了性命。他还说，他将永远为我祈祷，与此同时如果我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为，他敢断定，上帝一定不会庇佑我，当我穷途末路、走投无路之时，我一定会追悔莫及。

事后想起来父亲最后的这段话确实很有预见性，尽管我确信当时父亲自己也并未意识到这种先见之明。尤其是当他谈到我那陈尸战场的哥哥时，已是老泪纵横、悲不自胜，讲到将来我会走投无路呼救无门时，竟然伤感地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不得不对我说，他已经忧心如焚、难过异常，再也说不下去了。

父亲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说句良心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下定决心打消航海的念头，遵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唉，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简单地说，几个星期之后，为了躲避他的苦苦纠缠，我决定从他身边逃走。但我并没有仓促行事，而是等我母亲心情稍好的时候去找了她。我对她说，我下定决心想去海外闯荡闯荡，见见世面，除此以外我无心做其他任何事情。我说父亲最好尊重我的想法，免得逼我私自出走。我已经十八岁了，这个年纪的人，无论去当学徒工，或去当律师助手都为时已晚。而且，我绝对相信，如果自己去去做这些事，也必定等不到学徒期满，就会弃师出逃，然后去航海。如果母亲肯帮我说服父亲让我出外航海，等我厌倦航海返回故里后，就再也不会外出，并加倍努力、勤奋工作以挽回我损失的时光。

母亲听完我的话后大发雷霆、情绪激动不能自己。她对我说，对我父亲说这些话毫无意义，他太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绝不会答应这种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她说她难以理解，在我父亲同我进行了那般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谆谆善诱的恳谈后，我竟然旧事重提。她说，总而言之，假如我自取灭亡，没人会来帮我，我也不要再期望他们会答应我这偏执的请求。至于她自己，就更不愿帮我自寻绝路，免得日后我会抱怨说，当时我父亲不同意，但我母亲却同意了。

尽管母亲当面拒绝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把我们的谈话

对父亲和盘托出。父亲听后深感忧虑，叹息道：“这孩子如果能安心待在家里，他会很幸福；可他如果非要外出航海周游，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他。”

其后不到一年光景，我竟离家出走。在这一年里，我顽固不化，三番五次拒绝了家里让我找点正事干的提议，且由于父母亲极力反对我的航海志向，我还时常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二

直至有一天，我偶然到了霍尔城。当时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到了那里，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正打算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跟他们一起去，答应在航行中我可不必付船费。我既没有同父母商量，甚至没给他们捎个话，他们能否得知我的下落也只得听其自然了。我既不祈求上帝，也不奢望父亲的祝福，甚至没有考虑当时的处境和将来的后果，就在1651年9月1日这个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不吉祥的日子，登上了那艘开往伦敦的船。我确信，没有一个年轻冒险者的不幸生涯开始得比我更早，比我持续得更久。我们的船才刚驶出汉勃河^①港口，便刮起了大风，大海顿时变得凶狠异常，惊涛骇浪，煞是吓人。我是第一次出海，以前并没有坐过船，浑身难受又心惊胆战。我开始认真地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私自出逃，背弃父母，不尽孝道，上帝这么快就惩罚我了，真是公正啊！这时，双亲的谆谆教诲，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良心（当时还不似后来那般顽固不化）终究尚未丧尽，不禁谴责起自己来：我不应该轻视别人的规劝，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

这时风暴越演越烈，我从不曾到过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海浪滔天，虽不似我后来几次甚至几天之后所见过的那样汹涌澎湃，但对于我这个初生之犊，这个对航海一无所知的水手来说，已足以令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了。我感觉似乎每一个波浪都妄图把我们吞没；当船跌入旋涡的时候，我总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浮起来了。在这种极度紧张痛苦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下了无数次决心：假如上帝愿意在这次航海中留我一命，假如我的双脚能再一次踏上干硬的陆地，我将径直回到父亲身边，今生今世将再不乘船；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会自讨没趣，好高骛远了。现在我终于茅塞顿开，明白了父亲那关于中产阶级生活的论断是多么正确，他的确过得很悠闲舒适、怡然自得，既没有遭遇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

^① 又作恒比尔河，源头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流入北海。

有碰到陆上的种种艰难困苦。我下定决心做个名副其实的回头浪子^①，回到家中，回到我父亲身边去。

在暴风雨肆虐侵袭的当时和其后一段时间里，这些明智清醒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后，我开始对这种海上生活习以为常了。由于有些晕船，所以那天我还是无精打采愁眉苦脸的。傍晚时，天放晴了，风也完全停止了，继而来之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夜晚。第三天，天空依然晴朗，海风习习，碧波万里，阳光洒在平静的海面上，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是我所未见的。

我因为头天晚上睡眠质量很高，所以现在一点儿也不晕船，心里也欢呼雀跃。看着前天还波涛汹涌、奔腾咆哮的大海，现在竟是这般平静可爱，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啊。这时，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动摇决心，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头说：“嗨，伙计，现在感觉怎样？昨晚那丝微风，一定吓坏你了吧？”“一丝微风？”我反问道，“那分明是场可怕的风暴。”“风暴？你这个笨蛋，”他说，“你叫它风暴？嗨，那算得了什么！只要我们的船够坚固，海面宽阔，这点风根本不当一回事。当然，你初次出海，难免这样想。来吧，我们去喝一杯吧！来杯甜酒^②，把那些都丢到脑后吧。你看，今天的天气多么美好呀！”为了尽量避免勾起我那伤心回忆，我把这段经历叙述得简短些。总而言之，我们因循水手们的生活方式，甜酒配好后，我就被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那晚的“荒唐行径”使我对过往行为的痛恨追悔及对未来下的决心打算，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总之，现在大海风平浪静，我那种紧张惊恐的心情也随之消失了，那种害怕被海水吞没的极度的恐惧感也无影无踪，航海冒险的热望又重新涌上心头。危难痛苦中发下的誓言立下的决心早被我丢之脑后。我发现，那些改邪归正的念头和忏悔追过的决心也不时萦绕于我的脑海，顽固异常，但我把它们当做瘟神一样努力摆脱，强打精神振作起来，喝酒、玩闹，不久便控制住了那些死灰复燃的冲动。不过五六天，我便像那些摆脱了良心谴责的年轻人一样，完全战胜了自己的良心。可能正是如此，我注定要再受劫难，而且完全是自作自受。因为这次不肯悔改，下次便会变本加厉，灾难当然就会更

① 出自《圣经·路迦福音》第十五节第十一行，一户家庭中的小儿子向父亲索取了他的一半财产，出去浪迹天涯，挥霍放荡，最终受尽苦难反悔回家。其父便杀牛迎接，认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

② 是一种将酒、果汁、牛奶等调和的饮料。

深重，就连世上那些最穷凶极恶、凶残阴险、胆大包天之人也会因此而害怕求饶。

航行的第六天，我们抵达亚莫斯^①港口。风暴过后，由于逆风的缘故，我们航行的路程实在不多。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的停泊处停锚。逆风持续了七八天，自西南方吹来。在此期间，许多从新堡^②过来的船都驶入港口。因为此处是船只往来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里等候顺风再驶入泰晤士河^③。

我们本不打算在这里耽搁太久，想趁着潮汐直接驶入港口。无奈，风刮得太紧了，持续四五天后，风势更猛。当时这块锚地素有良港之称，加上我们又有上等的坚固的锚和结实的船具，所以水手们都满不在乎，以至掉以轻心，根本不去担心会有什么危险，依然按水手们的生活方式休息玩乐。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风势大增，全体船员动员起来，把中樯降下，并把船上的一切东西绑紧，以便使我们的船可以顶住狂风，进退自如。傍晚，大海上怒涛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都钻入水中，船里打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锚要脱了，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还把锚索放到了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异常凶猛可怕，连那些久经沙场的水手们的脸上也逐渐显露惊恐的神情。纵然船长小心谨慎，指挥大家极力保护自己的船只，但每当他经过我舱房边出入他的舱室时，我都听见他轻声地嘀咕“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都要完蛋了！我们都活不了啦”诸如此类的话。在最初的忙乱中，我完全毫无头绪，不知所措，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的心情。起先，因为我的顽固，我并没有像上次那样进行忏悔，而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了。我原以为那些苦恼已然往事如烟，相较于上次，这次根本不算什么。但当船长从我身边经过，说我们要完蛋的时候，我的内心又充斥着恐惧与不安，我真得吓坏了。我走出船舱向远处眺望，那真是一片前所未见的惨景。巨浪滔天，排山倒海般，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我向四周一望，全是险恶凄惨的景象。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过重，已经把桅杆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有人惊叫了一声，原先泊在我们一英里外的一只小船沉没了。另外又有

① 英国港口城市，位于英格兰东部。

② 为英格兰中西部的一个城市。

③ 横亘英伦大平原的南部，伦敦就在它的下游。

两只船脱了锚，船上一根桅杆也不剩，只得冒险冲进了大海。那些轻便的小船境况最好，可以轻盈地漂在水面，容易行驶。但仍有两三只被风刮走，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小船只挂着角帆便随风向海外漂去。

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让他们砍掉前桅。起初船长坚决反对，但水手长解释说，若不这样做，船必然会沉没。船长也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了。但前桅一砍掉，主桅便随风飘动，船身也随之剧烈晃动。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主桅也砍掉，只留下光秃秃的甲板。

我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初次航海、缺乏经验的青年人来说，不久前遇到的那次小风浪就足以让我胆战心惊，更何况这次的大风暴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自己悔罪之后又重生恶念的恐惧，比对于死亡的恐惧更甚。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惧心理，使我陷入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悲痛心境。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越演越烈，就是水手们也承认平生未见。虽然我们的船稳定坚固，但因载货过重，吃水很深，不住地海里打转，摇摆颠簸，水手们则不停地喊叫着船要沉了。我当时还算幸运，不懂他们所说的“沉”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明白究竟。这时风暴更加凶猛，我看到了平时少见的情景：船长、水手长和一些头脑稍稍清醒的人都在不断地向上帝祈祷，以为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半夜时分，祸不单行，一个负责检查船底的人跑上来，大声喊道：“船进水了！”这无疑是在火上加油。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船底已经有四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听到这些话，我的心仿佛突然停止跳动，身子一下子向后仰去，翻倒在船舱里。正在此时，我被人叫醒，说我以前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现在至少可以帮忙抽抽水。于是，我立即打起精神提起干劲走到抽水机旁，卖力抽了起来。正当我们埋头苦干、全力应对的时候，船长发现了几只运煤船，卷在风浪里随风向海上漂去。当它们经过我们船时，船长便下令放了一枪，作为求救信号。我当时不懂为什么放枪，听到枪声吓了一跳，以为船破了毫无希望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吓得跌倒在甲板上晕了过去。这时人人自危，无暇顾及，当然不会有人来管我了。另外一个人立刻接替我继续抽水，那人把我一脚踢开，以为我已经死去。我躺在那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苏醒过来。

我们还在继续不断地抽水，但舱底的水仍然只多不少，显而易见，我们的船即将沉没。这时的风浪尽管小了些，但船肯定也无法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继续鸣枪求救。有只轻便船只这时刚好从我们面前漂过，便冒险派只小艇来救我们。那只小艇冒着巨大的风险跨越艰难险阻，千辛万苦才

靠近了我们的大船，但我们却无法下到小艇里，小艇也无法与我们的大船靠拢。后来，小艇上的人奋力划桨，舍命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扔下一根带浮筒的绳子，把它尽量放长，几经周折，小艇上的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抓住绳子。我们用力把小艇慢慢拉到船尾，全体船员这才上了小艇。但上去后，我们却没办法使小艇靠近他们的大船。于是大家一致协商决定，让小艇随波逐流，尽量使它朝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许诺，如果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照价赔付。于是，一边摇着桨，一边随风向北漂流，最终小艇几乎漂到文特顿^①了。

我们离开大船约莫一刻钟，便看见它沉了下去。这时，我才平生第一次明白，在大海里“沉”究竟意味着什么。说实话，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没有心思没有勇气去看它。那时，与其说是我爬下了小艇，倒不如说是被水手们抛到了小艇上。从小艇那一刻起，我心如死灰，一半由于过度惊吓，一半由于感叹自己前途未卜，吉凶难料，内心惶惑不安恐惧万分，心脏也仿佛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危难的情形下，众人拼命把小艇划向岸边。每当小艇被抛到浪尖上时，我们都可以看见沿着河岸来回奔跑的一群人，他们打算在我们靠岸时救助我们。可惜小艇行进速度极慢，一时难以靠岸。直到后来小艇驶过文特顿的灯塔，多亏了向西凹进去的海岸挡住了风势，我们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小艇摇进了海湾，并最终安全着陆、毫发无伤。上岸后，我们便步行走到了亚莫斯。在那里，我们这些天涯沦落人得到了盛情款待，地方长官给我们妥善安排住宿，那些富商、船长又慷慨解囊，为我们筹措了足够的旅费，我们可以随己所愿或到伦敦或回霍尔城。

如果我当时尚存理智，还有点头脑，就应该立即返回霍尔城的家中，我肯定会非常幸福。我的父亲，肯定会像耶稣在《圣经》中所讲的那样，宰杀肥牛迎接我这归来的回头浪子。自从他听说我搭乘的那只船在亚莫斯海口失事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得到我并没有葬身鱼腹的消息。

但是，我命运多舛、厄运未尽，一种不可抗力将我推向苦难的虎口。虽然好几次，理智冷静的头脑在大声疾呼“回家去”，但我却迟迟不愿付诸行动。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命数，一种我也不知道如何称呼的力量，常常逼我们去自寻绝路，使我们明知眼前是厄运，却还要飞蛾扑火，自投罗网，显然，在这种不幸的命运的驱使下，我在劫难逃。我再三违背头脑里那冷

① 诺福克郡海边的一个小镇。

静而理智的劝告，也没接受首航中所遭遇的两次明显惨痛的教训。

我的那位朋友，也就是那个此前怂恿我下决心航海的船长儿子，现在反倒惊恐万分畏缩不前了。到亚莫斯两三天后，他才找到机会同我聊天。因为我们虽在一个城市里，却是分开住宿。和他一交谈，我就觉察到他的口气态度大变。他愁容满面，神情沮丧，不停地摇头叹息，问我最近怎样。同时他又把我引荐给他的父亲，告诉他父亲我这次仅仅是一种尝试，准备以后出洋远航。他父亲郑重其事，以严肃而关切的口吻劝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灾难只是一个凶兆，很明显，你不适合做一名水手。”“怎么？先生，”我说，“你难道不再航海了吗？”“那是另一回事。”他说，“航海既是我的职业，也是责任。但是你这次航海，只是一种尝试，上帝已经让你尝到了苦头，让你知道，如果你仍旧一意孤行，注定得不到好果子吃。我们之所以遭到海难，也许就是因为你，正像约拿在他的船上一样^①。请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一定要出海呢？”于是，我便简略地向他讲述了我的经历，没想到听到最后，他竟莫名其妙地勃然大怒：“我到底造了什么孽，犯了什么错，竟让你这种灾星混上我的船？以后即便你出一千英镑，我也绝不会和你坐同一条船。”我觉得他是因为沉船受了损失心烦意乱，才找借口向我泄愤，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这样大发雷霆。后来，他又很郑重其事地与我恳谈一番，劝我回到我父亲身边去，不要再惹怒老天爷自取灭亡。他说，我应该看到老天爷在和我作对。最后，他说：“年轻人，相信我吧。如果你不回家，不管你去哪里，也只会受难和失望，到那时，你父亲的话就会应验了。”

^① 《圣经·旧约·约拿书》记载，上帝命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约拿却违抗上帝的命令，坐上开往另一地的船，中途便遭遇狂风巨浪，因为约拿触怒了上帝，故有此灾祸。水手们便将约拿投入海中，海面立即恢复了风平浪静。

三

我对船长的话不置可否，没过多久就和他分道扬镳，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对他的下落自然也是一无所知。我口袋里还有些许盘缠，便从陆路直达伦敦。途中，甚至抵达伦敦后，我一直都在作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抉择，是回家去呢，抑或坚持航海梦想？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便油然而生，甚至抑制住了我归家的念头。我立马联想到街坊们那讥讽我的表情。我不仅愧对双亲，也愧对他人。这件事之后我常常想，人的情感，尤其是年轻人的，是多么荒诞可笑、莫名其妙。他们经常用这样那样的情理来引导自身，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以悔罪为耻；不以愚蠢行为为耻，反以改过自新为耻。而事实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知错能改才会被人看做聪明人。

我又这样过了好几天，仍不能决定今后何去何从。但之于回家，我却有着难以抑制的厌恶情绪。这样过了一些日子之后，我那些惨痛的经历逐渐从脑海里消逝，仅有一点回家的念头也随之消失殆尽、难觅踪影，最后我干脆把归家之心抛到九霄云外，一心一意准备再度航海。

那股神秘又邪恶的力量，曾使我离家出走，驱使我外出闯荡，让我想入非非，妄图发家致富出人头地，以致我闭目塞听，不理一切劝告，甚至忽视了我父亲的恳求和命令。现在，这股力量又像以前那样，将航海这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摆在我的面前。我又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俗话说，到几内亚^①去！

在我一生的冒险活动中，最大的不幸便是从未充当过水手。假如以水手身份乘船，纵使我的工作比往常要艰难些，但却能学到许多操作桅杆的技术和职责。即使将来成不了船长，至少也能当个大副什么的。但命中注定，我的选择往往都是最糟糕的，这次也不例外。由于我口袋中有几个钱，

^① 今几内亚地区，位于西非的大西洋沿岸，地域广大。十七八世纪则用作对非洲西部的通称。

又穿着漂亮体面的衣服，所以每次都以绅士的身份搭船，对于船上的一切事务，既不参与也从未学着去做。

在伦敦，我居然遇到了好人。这种破天荒似的运气，对我这个放荡不羁、狂妄自大、误入歧途的人来说，实在稀奇。照例，魔鬼一有机会便会给上述那种人设下陷阱，但这次我似乎成了漏网之鱼。一开始我结识了一位到过几内亚的船长，他的生意在那边做得很成功，因此决定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兴许那时我的谈吐举止还不怎么令人反感。他一听说我意欲去海外见见世面，增长见识，就对我说，如果我愿意与他为伴，我不必掏旅费，还能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能顺便带点货回来，事成之后，他将给我提供最大的方便，说不定我还可以赚些钱。

我立马接受了他的盛情邀请，正求之不得呢！并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随身带了些货物，我便同他踏上了航海征程。由于这位船长朋友的刚正无私、公正不阿，我很是赚了一笔。我得到船长朋友的提点，花四十镑买下了一批玩具和零碎玩意儿，并把它们全捎上了船。这四十镑是我通过写信从几个亲戚那里筹集起来的。我相信他们是从我父亲或我母亲那里弄来的钱，送给我做这次远航的盘缠和生意本钱。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唯一一次成功的航行，而这完全归功于我那位正直无私的船长朋友。也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和航海方法，学会了如何写航海日志，如何观测天文。总而言之，我懂得了一个船员应掌握的一切。他乐意教，我也乐意学。这次航行，不但使我成了一名水手，也成了一名商人。这次航海，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到伦敦后，我把它换了约三百英镑，赚了不少钱。这使我更加躊躇满志、意气风发，但也因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然而，这次航海并非十全十美，我也遭受了一些不幸，尤其是我持续不断地受到病痛折磨。由于我们的生意主要是在非洲西海岸进行，约莫北纬十五度左右抵达赤道附近，气候炎热非常，我不幸染上了常见的热带病，三天两头发高烧，说胡话。

现在的我，俨然是一名几内亚商人了。可令人悲哀的是，我的这位好朋友回国不久便撒手人寰了。昔日船上的大副成了新船长，我决定搭他的船再去非洲闯荡一番。这是一次最倒霉的航行，尽管我只带了刚收入款项中的一百镑，把其余的二百镑寄放在一位朋友的寡妇那里，但这次航海中

我仍屡遭不幸。最先遇到的不幸是当我们的船正向加纳利群岛^①航行时，更确切地说，航行于加纳利群岛和非洲海岸之间时，拂晓时分，突然出现一艘从撒列^②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风帆向我们驶来，穷追不舍。我们也尽力扯满船帆，全速前进，试图逃脱。不幸的是，我们发现海盗船固执地一路苦追，丝毫没有离开的苗头，兴许再过几小时，就能追上我们，我们立即开始做战斗准备。我们船上有十二门炮，而海盗的船上有十八门。到下午三点钟光景，我们还是被它赶上了。它原本要横冲撞击我们的船尾，由于出了差错，撞到了我们的后舷上。我们搬过来八门炮，对准敌船一起向他们开火。海盗船节节后退，同时也开始了他们的还击，他们组织了船上的二百来人一起开枪向我们射击。值得庆幸的是，大家隐蔽极好，无一受伤。敌船极力攻击我们，我们则全力奋战。第二次进攻，敌船却向我们后舷的另一侧攻过来，并有六十来人跳上了我们的甲板，麻利地砍断了船上所有的索具。我们用枪、刺刀、火药等武器奋力抵抗、全力拼搏，击退了他们两次。我尽量简述这段可悲的经历。总之，到最后，我们的船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死亡三人，负伤八人，被迫投降。余下的人被他们掳持到撒列——摩尔人^③的一个港口。

我在那儿所受的待遇并不像我原本想象的那样可怕，也没有像其余人那样被送进皇宫里去。那时的我正年轻力壮，敏捷伶俐，对船长大有裨益，于是我作为战利品留在他家，变成了他的奴隶。这样，由于我的境况巨变，从一个商人沦落为一名可怜的奴隶，使我彻底心灰意冷悲痛欲绝了。此刻，我不禁回想起父亲的预言，他说我会受苦受难并呼救无门。父亲的话果然应验了，我现在的处境真是苦不堪言，这也许就是上天的惩罚吧，我恐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唉！糟糕的是，我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呢。读了下文，诸位自然就明白了。

我被主人带回了他的家中，我仍满怀希望，原以为他出海时会带上我。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擒获，那时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了。不过我的希望很快就消失无踪了。因为他每次出海，要么把我留下来管理他那个小花园，要么留在家里做奴隶的苦活。当他航海归来时，

① 北大西洋东部的一个群岛，15 世纪时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来被划入西班牙。

② 摩洛哥港口城市，位于西北部，是首都拉巴特的一部分，曾因海盗聚集而臭名昭著。

③ 指非洲西北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混血的后代，公元 8 世纪时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入侵并统治西班牙。

又命令我睡在船舱里，为他看船。

在这里，我整日盘算着怎么逃跑，如何实施我的逃跑计划。可是，我一直看不到一线曙光。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我根本没有条件逃跑。我没有帮手来商量这件事，也没有人和我有同样的志向。这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奴隶，我形单影只，孤立无援，即便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抑或苏格兰人，这里都没有。就这样两年过去了。我常常用幻想来自我安慰，但却无法付诸行动。

大约两年之后，我的环境发生了特殊的变化，我又再次燃起了重获自由之念。这个时候，主人在家的时间较以往长得多，几乎没管他的海上生意。据说是因为手头紧张他没有为自己的船配备出航所必需的设备。每个星期，如果晴空万里，至少有一两次，他都会坐着大船上的舢板，出港捕鱼。每次去捕鱼时，他都带上我和另一个名叫索利的男孩去给他摇船。我们俩颇能讨得他的欢心，而我确实是个捕鱼好手。所以有时他便派我和索利，还有另一个与他有亲戚关系的摩尔人，三人一同出海捕鱼吃；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

一天早晨，我们又出海打鱼。天气晴朗，碧波万里，海面风平浪静。出乎意料的是，海上顿时起了浓雾。尽管我们只划了不到一海里，却仍然无法看到海岸。我们分辨东南西北，失去方向，划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们不但没有划回海岸，反而向外海划去了，离岸至少两海里。最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冒了很大的风险（那天早晨的风很硬，我们又都饥肠辘辘、饥饿难挨），才安全抵岸。

这次意外给我的主人提出警告，主人决定以后更加小心谨慎。他有一只从我们那艘英国大船上俘获来的长艇，决定今后出海必带罗盘和适量的粮食。他命令船上的木工——一个英国奴隶——在长艇中间做了一个小舱，貌似驳船上的小舱。舱后可容一个人把舵拉索，舱前也可容纳下一两个人撑帆。长艇上使用的是名叫三角帆的帆，帆杠横垂在舱顶。船舱做得严密舒适、安全平稳，可容船长和一两个奴隶睡在里边，还可摆下一张桌子吃饭，桌上的抽屉里放着他爱喝的酒及面包、大米、咖啡之类的食物饮料。

自此，我们经常乘这只小艇出海捕鱼，多亏了我高超的捕鱼技术，他每次出去都会带上我。有一次，他邀请了两三个当地颇有名望的摩尔人同他一起，乘这只船出海游玩捕鱼，并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临行的头天晚上，他派人把许多食物搬上船，并吩咐我准备好他大船上的三支短枪和火药。因为他们除了捕鱼外，还打算打鸟。

按他的要求，我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第二天早晨，我已把小艇收拾得干干净净，挂上旗帜，万事俱备，只待贵客来临。不料后来，只有我的主人一个人来到船上，他说因为客人临时有事，此次无法赴约。随即他命令我同那个摩尔人及小男孩像平常一样出海捕鱼。他要求我一打到鱼就立即送到他家去，他的朋友今晚会的到他家里享用晚餐。当时，我原本准备遵照他的吩咐去办。

四

这时，争取自由之身的念头又突然萌发起来。因为现在，我可以自由支配一条船了。等主人转身离去，我便开始筹备起来，当然不是为了出海捕鱼，而是准备远航逃走。虽然我不知道，也不曾计划要逃向何方。但是，只要能逃出这里我就心满意足了。

第一步得寻到一个借口，我告诉那个摩尔人说，我们不能自说自话享用主人的东西，需要自己准备食物往船上搬。他认为我说得很对。于是，他弄了一大篮子本地饼、三罐淡水到船上。由于我知道主人装酒的箱子放置的地方（显然它也是夺自英国人的战利品），便趁摩尔人到岸上去的空当，匆忙把酒箱搬到了船上，放得恰到好处，看起来就像原来就放在这里似的。与此同时，我又搬了半英旦^①蜜蜡放到船上，又拿上来一包线、一把斧子、一把锯子和一柄锤子。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大有用处，尤其是蜜蜡，可以用来做成蜡烛。第二步我又耍了另外一个花招，他居然天真地进了圈套（他名叫伊斯玛，但大家都叫他蒙勒）。我把他叫过来说：“蒙勒，主人的枪都已经放在小艇上了，你能搞点火药和子弹来吗？兴许我们还能打些水鸟呢！（我知道他的火药都藏在大船上）”他说：“好吧，我去搞点来。”果然，他拿来了一大皮袋火药，应该足有一磅半，另一条皮袋里则装了五六磅火药和一些子弹。他把这些全部放到了船上。与此同时，我又在大舱里找到一些主人的火药。我找到一只大酒瓶，里面的酒所剩不多，我便把余下的酒倒入另一只酒瓶中，然后在空瓶里装满火药。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后，开船出港捕鱼去了。港口堡垒的人和我们都熟识，没有人留意我们。在离港口约一英里之处，我们扯下船帆准备捕鱼。谁知，此刻的风向偏偏向北，与我的愿望相背。假如刮的是南风，我就有充分把握将船驶到西班牙沿岸，最坏也可到达加第斯海湾^②。但我做出决定，不管它刮什么

① 1 英旦约合 112 磅。

② 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海区。

风，都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至于其他的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们钓了会儿鱼，一无所获。因为即使我发现鱼儿咬钩，我也故意钓不上来，摩尔人也没有留意我的举动。于是我便对摩尔人说：“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不能这样为主人服务，我们还得再划远点。”他思索片刻觉得这样做无伤大雅，便同意了。因为他在船头，便由他扬起帆，我掌舵，把船驶出一里格（一里格约合三英里）以外，方才停下来，假装开始捕鱼。我把舵交给那个摩尔小孩，来到摩尔人身边，假装到他身后找东西，趁其不备我将他拦腰抱住，迅速把他推入了大海。但这个摩尔人是个游泳健将，不一会儿就浮出水面，游起泳来好似软木塞。他大声向我呼救，恳求我拉他上船，并保证说他愿意跟随我到天涯海角。他在船后穷追猛游，动作极快，眼看就要追上来了。我急忙走进船舱，拿出一支鸟枪来，瞄准他说，我并不想伤害他，只要他冷静下来，我绝对不伤他分毫。我说：“你瞧，你这么擅长游泳，完全可以自己游上岸。幸亏今天风平浪静，你就赶快游到岸上去，我不会伤害你的。但是如果你胆敢再靠近船，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我一定打穿你的脑袋。我下定决心要逃跑争取自由了。”听完后，他毫不犹豫，转身向岸上游去，我坚信他能轻松游到岸边，他是个如此出色的游泳好手。

我本来可以把小孩淹死，留下那个摩尔人，但我怎么也不敢冒险信任他。摩尔人离开后，我便对小孩（前面已经说过，他的名字叫索利）说：“索利，假如你效忠于我，我会让你出人头地的。但你必须对着穆罕默德发誓，表示对我忠诚不贰，不然我也把你扔进海里。”那男孩冲我纯真无邪地笑了，发誓愿意效忠于我，愿意对我忠心耿耿，随我到天涯海角。他那起誓时的天真神情叫我没法不信任他。

那个摩尔人还在拼命泅水，我的船尚在他的视线之内，我故意迎风驾船向大海驶去，使他们相信我是驶向直布罗陀海峡（实际上，尚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这么安排的）。谁也猜不到我们会驶向南方那荒无人烟的海岸。在那儿，我们还未登岸，就会被黑人部落的独木船所包围，并惨遭杀害。即使我们能成功登陆，要么会被野兽吞食，要么也会被更无情的野人吃掉。

黄昏时分，我改变了航向，向东南方行驶。后来我又将航向转向东方，以便船能沿海岸行驶。这时风平浪静，照这样行驶下去，我估计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就能靠岸，到时我们已经身在撒列以南一百五十英里以外了，远离摩洛哥国王甚至任何国王的领土了，因为那儿根本杳无人烟，看不到一个人。